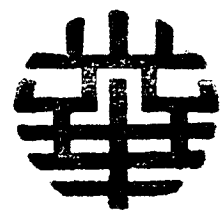


一 個 自 殺 者



一個自殺者

黎錦明作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29

一九二八年七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版

1501—3000册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個自殺者

我和末濟、適厂兩人從湖濱旅館出來一同踏上一條小艇時，將近中午了。天色雖晴和，但霧氣仍然罩住了湖的全部。我向前面望了一望，只見那和幽靈似的矗立在水面的湖心亭，三潭印月和那一對兵馬似的蘇堤的樹蔭。暗綠色的水波像一塊塊硬了的鏡，槳一盪動，船底便衝出一股黑色的濃煙來。

『好深的香灰泥！』

『再過一世紀，恐怕這裏無所謂湖了。』末濟說。

『現在本來就沒有湖了。』適厂應着。

我也這樣想。我不知道中國人爲什麼這樣崇拜死的遺體。他們說西

湖豔，不過一件豔的外衣裝在一具積歲の木乃伊上面罷了。這使我記起一句詩來，不由的唸道：『西湖只宜蘇小居，湘江原是閨女。』

「這是誰作的？」

「吳芳吉罷。」

「吳芳吉是什麼人？我只曉得一個李長吉。」

李長吉又是什麼時代的人？……這詩雖像發牢騷，却也含了一些真詩人的見解。

信口談着時，船在不覺間到三潭印月的岸邊了。岸上的草衰了，彷彿老嫗灰了髮似的。那荒閒的小徑，竹橋，我走在上面，像連自己的靈魂都化成一首頹廢的詩了。那一帶蒼黃色竹林——一點動靜也沒有，只兩三隻瓦雀在枝上躡跳。

「雀子也像在那裏悲秋似的！」末濟淡淡說。

「也未必是悲秋。牠們是在那裏着急，恐怕找不到東西喫罷了。」我應聲道。「雀子究竟和人有所不同。說到人，冬天來了，如其要樂天，不就可以藏在高樓大廈裏，懷裏抱着愛人，對着玻璃窗外那在雪裏掙命的窮人做詩麼？」

「：這又是發牢騷，」適厂看了我一眼笑着說，「：樂天本來就是這樣的吓。就好比一張畫，藝術家必得把它畫完，總不至畫到半途而廢，忽而發起愁來。雀子根本不配樂天爲的不是藝術家。不然他怎麼不和蜜蜂和螞蟻一樣，留點春天的時間，預備些產業過冬呢？：：」

「那是經濟學專家的事！」末濟道，「什麼叫做產業？這已經現代社會的贓物了。」

「一個人應當有的啊！」

「爲什麼世界上的非樂天主主義者的窮人們偏沒有產業呢？」我插口道。

「他們是傻瓜！沒有怎麼不去掙，掙不到怎麼不去搶呢？」

「那末，適厂，你是土匪了。」

「……土匪？笑話：這有所不同。」說時，適厂有些不自在起來。

我和末濟笑了一笑，散了一會的步，一同回到船上。三人都覺得有些肚餓，我便叫船夫划艇的方向換了，往平湖秋月的岸前駛。

平湖秋月似乎是一個較好的景緻，春天，冬天，我覺得那這一頁圖畫總是一樣，除開下了雪。我所見那四圍只是一片蒼老的波影，一種真的靜美寫在那一兩株樹和三四棟屋前後。

那石磯上有六七個人吸着茗。爲着地境清幽，那幾個人像似也成了種種清幽的點綴。不斷的湖風吹了去，飄動了他們的衣帶。彷彿他們的骨骼都在那裏飄動了。

『……奇怪！你瞧那人像誰？』末濟忽然拍着我的肩低聲道。

我和適厂一同朝他指的那茶座邊看去，發覺一個正和同座的一個婦人密語的少年，那側面很像胡劍痕。

『他不是死了嗎？』我駭怪的道。

『……去年自殺了。』末濟發呆道，『……怎麼……怎麼……你看！那一定是的。還是着的那花綠呢西裝，頭髮……還是那麼長。我想——恐怕沒有死罷……』接着他便首先跳上了岸。

我也有些兒呆了；和適厂上岸時，那少年偶然回過頭來朝我們略一注

視，便將頭轉了過去。

『到底不是……』我低聲對滴厂道，『他的臉那有這樣的肥白？』

『外貌相同的人多着哩，也許是末濟有些神經過敏罷，』滴厂點了點頭說。

然而末濟好像一個偵探一樣，裝做閒散的模樣只在那少年旁邊兜着圈偷瞧。那少年彷彿有所察覺似的，不時的避開他的視線，用掌裝作理髮的情態遮着左臉。同坐的那婦人已近中年了，帶着一點癡肥；那含着溫柔的兩目和嘴，像似將這少年迷戀住了。

『……飽了麼？我們可以走了罷。』那少年低聲對那婦人道，迅捷的回頭來望了望我和滴厂，若防備我們注意他似的。

『……何必這樣忙！』那婦人看了看手錶道，『我們來這兒不僅只半

個鐘頭麼？——你想上那裏去？」

『隨你的便……』那少年說畢，便將一張報紙展在臉前，擋住了兩旁的眼風。

末濟踱了一會，忙朝我身邊跑來，只抓着頸後根道：『……一定是的！……真奇怪！你不妨去看看。不是他是誰？……頸後面一個黑痣！難道世界上竟有這樣相同的人麼？』

三人坐下來時，只露有一點詭異的笑容相視着。那少年正在叫着茶房清賬，聲音似乎也 and 劍痕無異，但較溫和些罷了。這使我們疑想劍痕的死不真實了。

少年清了賬，替那婦人披上了外衣，便忽忽的離了座。末濟斗然跳起身，道，『時機不可失，黑白須分明，』即飛蹤了去，叫着：『劍痕！怎

麼了？不認識我了麼？……』

二

末濟追了上去只高呼着，使四座的人都帶着一點驚訝回過頭來。

那婦人旋轉身來，只驚訝的注視着末濟那窘迫驚異的笑臉，接着叫那少年轉身來。

『……你……你是誰？……』少年微露出一點慌張的氣色，莊嚴的道

『……你叫我麼？……看錯了罷！』

『你不是劍痕？這騙得誰過！』末濟急促的笑道，『哈哈，你脖子上那顆痣不就是證據麼？』

那婦人似乎很替少年擔心，嘴唇動了一動却又說不出一句話來。

「……什麼話！可是……你叫誰？」少年吞吐的說，那踟促的形態全露了出來。「……我姓石……劍痕那是什麼人？……」

末濟有些焦急，只管和少年強硬的鬧。婦人氣忿的只叫少年回身走。我和適厂趕了過去，將他們三人請到茶亭後的小山一處樹蔭下站住了。

「……什麼事呢，你們幾位……」少年只躊躇着，語聲含着懼怯和恐慌。

「何必自諱了，劍痕！」我笑着低聲道，「我知你自殺是假的。幾個老朋友誰不認識你呢，又只隔得一年之久。……不妨事啊！……世界上的事本來就是平平凡凡的吓。」說着，我便拉住了那他的手握着了。

少年漸漸顯出一點不安的笑容。看了看那婦人，輕聲嘆出一口氣。我

們三人立時樂的大笑了，輪流握了握手，向空高聲祝着福。

暫時的沈寂，我們五人一同朝蘇曼殊的墓前過來。偶然口風吹來，將幾片嬌豔的紅葉吹落了。我望了望劍痕——那少年的臉，雖較從前丰白了，却帶着一點陰沈的氣象。一年間的變幻即使他換了一個形狀。這意義是何等的深祕難測！

『我早曉得這回事不是真的。我不對你說過麼？』末濟張開那光銳的嗓子叫道。『那時我們還流淚！真以為劍痕死的太可惜了。今天，大家不笑得流淚麼？』

『我想自殺并不是假的，』劍痕笑着低聲道，將道旁的草葉扯了一束弄着。……『實在，像我這麼一個人于社會完全沒用處，自殺了又值得什麼……不過這事就連我自己也覺得太出人料想了。』

「那裏的話！」末濟插口道，在墓石碑旁坐下來。讀了你的詩的那個不想到你自殺是一種沈痛的表示呢？——雖然這事過于自暴自棄了。」

冷寂了一會。爲着那婦人在旁，我們不能盡量吐出衷情。末濟和適厂在草地上坐了，互相稀罕的笑視着。劍痕只冷寞的在墓周踱，用腳趕着那在草上忽停忽翔的小蝶。那婦人將臉朝着那橫在山間的一片田野，輕輕咳着，不時偷視我們三人，像防備什麼似的。

「一種含有重大的意義的追逐失敗了，那便是自殺的動機。」劍痕忽發言道，彷彿加了一注氣力。「……我那時的情形也不過一如此而已，實在沒有什麼希奇。」

「那自然。自殺不自殺不過是意志的工作罷了，」末濟咳了一响說。劍痕笑了一笑，走到那婦人身邊，和她低語了一會。我幻念著劍痕和

這婦人的關係來。她像似一部傑作裏面一個少不了的角色。

又沈默了。我們的問題只得搬到那在山間小鳥的鳴聲上面去。末濟便吟起雪萊那首頌 *Sky-lark* 的詩來。

「……怎麼樣？到我那裏去坐坐好嗎？」劍痕斗然回頭來朝我們三人說。

「什麼地方？……難道你近來就住在西湖麼？」我忙問，從石磴上跳下。

「自然……將近半年了。末濟，還有那位密斯忒，……玉珣，你先走罷。」劍痕說畢，我們便一同穿過山徑，原復回到平湖秋月的石磯邊來。座客都微微訝異的顧了顧我們，低聲談論着。

劍痕跳上他的小艇，將那婦人扶了上去，叫我們的三人的艇一同朝康

莊那方向駛。

槳聲咿鳴的，和水響合成一種清緩的節奏。在船頭上無言踞坐着，我望着遠處的雲影，不期喚起劍痕給我那一點過去的印象了。

三

那時我正住在滬西一條偏僻的小街一個小衙堂裏，離劍痕的寓居只隔兩條街。我并不知道他住在我的附近，也不會想起他，自從在京師和他相別後，在旅塵中我早已輕輕的將他忘去有兩年了。

某一天，天氣很陰晦，秋色散滿了樹枝，我靠在樓房上的窗邊，東抄書，西抄書，預備寫完了一本關於印象批評的引論，却又感得無聊起來，便忽忽的着了外衣，攜了雨披，出了衙堂擬逕行到黃浦江邊去觀賞一點鄉

村風景。

我在街口躊躇著，想雇一輛洋車。看了看天氣，我又覺得這浪游的意義太輕率了。我心裏不決的走着，對面的紹酒館彷彿又喚起我的懶惰性來。在酒館門邊站了一會，朝天發了一回恨，我終於跨進那門檻了。

我揀了一個座位，便發現朝我對坐的那少年是劍痕。

『喝，你？幾時來的！』他忙跑到我前面叫道。他的臉被酒所薰，緋紅得和一隻爛熟的蘋果一樣；語聲的重量也加了許多，毫不在京師時那輕率的模樣。

我把近來的情形說了，便同在一桌坐下來。兩人各喝着半斤黃酒，喫着菜。兩年的睽隔，似乎反而將我們二人間的隔膜磨滅了。起首他便談起女子。

『……有成績了麼？』我笑着問。

『……有倒有，不過還未覺得成功。』他吞了一口酒，搖着頭道。

『這樣……趕快進行罷，我祝福你。但也可以不必享有罷，因為享有非金錢能力不能持久啊。』

『……我正在看 The Married Love，可是並不打算結婚，可是，哈哈，給你看罷。』說着，他忽從口袋裏拿出一張合照的像片來。

那合照中的女子竟使我讚嘆到發起喊來了。也許是本人不及肖像的美罷，但美能得到這地步，我想，已足夠使所有的人類都迷醉了。那溫柔，清秀，幽雅，……都活顯在一個影上，拍照能真切至此，我相信世界上的畫藝將失去了效力了。

『……怎麼樣？這樣一個美人！』我帶笑道，『像是成功了，可是你

怎麼養活她呢？」

「……那不用說。一個女子還養不活，人生出來幹什麼的？」劍痕似乎不樂意的道，酒杯偎在唇邊却又不喝了。

「已經愛情結合了嗎？」

「不忙！」將像片珍重的藏了，道。「……現在……倒還有個問題費攷究。你要知道她……靈魂算是歸我所有了，不過還不會……」像似有些苦楚說不出口似的，他停一停，又道，「……我想靈肉到底是一致的，沒有實體那裏會有愛？我想……哎，到底！……看後事怎樣罷。」接着將一盞酒完全喝了，笑了一笑。

「還不是愛情與麵包發生了衝突的問題？」我說時替他斟滿了。

他望着酒杯點了點頭却又搖着頭。

「……那麼你另外還找一條路罷。……生活要緊啊！」

「不在乎……我看她倒不像一個勢利的女子。她的靈魂是優美的。」

「……我不是希望你去行着沒有生活以求全她的愛，」我加重聲音道，「……你能把生活基礎打穩固些，愛情才不會漏了去，這意思你總明瞭罷？」

他像覺得我的話太掃興似的只搖頭。

「我是好意，劍痕，你該懂得。我嫉妬你幹什麼呢？我又不是你的情敵。」

「生活不過一種廢物！」他硬着聲音道，「我不想做資本家，其實也做不到。她倒也能了解我這一點意思……」

「誰叫你去做資本家。生活還是生活，那有沒有生活就有愛情的結合

呢？」

『不用結合！』他微微有些發怒了，將酒杯一頓的道。『……生活？』

『哼！那是卑污的東西……：顧它幹什麼？』

我笑了一笑，只得緘口不作聲。其實我也知道自己的話太使人不樂意了。然而我知道劍痕爲人，他從許多女子中所得的愛情已得而復失好幾次了。他好像生出世來就爲着愛情似的，又像生出世來就在模仿着失戀詩人似的。有時，我常時笑他，忠告他。他却反嘲我是一個平凡的人。他以爲求愛總應該是這樣的，——寧可和蒼蠅一樣去朝玻璃窗上碰命。

我會了鈔，無言的和他走出酒館的門。他只垂着頭，看也不看我一眼便回身走。

『……怎麼？我明天可以來看看你麼？……』我叫道。

『可以不必罷。你不說我沒有生活嗎？你來了，我連開水也沒有一杯怎麼辦呢？』他也叫道。

『我來并不是要喝水吓，朋友。你用不着我來時，我也就不來了。』說時我盪開脚步離開了他了。

我出了街口，不禁回頭來看看他的背影。它彷彿太陰沉了，朝灰色裏走着……。

四

過了一個星期。

我剛寫畢了印象批評的引論第四章，斗然記起了末濟，便忽忽到他的寓裏走。自從他的妻死後，他的生活更枯零了，精神也萎靡了，因此這一

响我常時去看看他。

剛走到他的寓門口，便聽見他的笑語聲從裏面傳出來。門立刻開了，末濟着了一身新紡綢長衫，當先走出來，後面是他的姪女宜媛和他的親妹婉濟，居尾的一個就是劍痕。

我們親熱了幾句，末濟便拉我返身走。「看電影去，我做東，」他笑吟吟的道。「怎麼樣？稿子做成了嗎？」

「早着哩！」我說了一句便對劍痕笑道：「怎麼你那位不同來呢？」

「不是爲的沒有生活嗎？」劍痕也笑道。

「你說誰？」宜媛問我道，露出一點訝異的神情來。她是一個初進大學的中學畢業生，和她的姑姑在同一個學校。

「……我真的不高興去。濟哥！……」婉濟忽愁着眉插口道，當我們

已走到街口了。

『何必呢？看看劍痕的面子罷……你不去他多難爲情！』末濟笑着拉住婉濟的手說。

『老是這般的！』宜媛噙着道。『人家高興她偏做個不高興……這幹什麼哩？』

『那有你高興！』婉濟含怒似的道。『哼，你多寫意……你挖苦我！哼，我反正是……看不起這些什麼……』說時偷偷看了看劍痕。

宜媛正欲開口，却被末濟拉了一下住了。

我們已走上電車了，五人分排坐着。劍痕的臉只朝車窗外望着。婉濟便低着她那微呈愁鬱的面龐，不時偷偷朝劍痕看了一眼，彷彿繼續不斷的發見他身上的美點似的。她的表情舉止像都含了深意，已近脫出天真期

了。宜媛只有憨態，看人常時凝著眸無憚忌的注視許久，覺得有些不自在，便將嘴一嚥的回過頭去。坐在她對面的是一個白潔的西服少年，只是看住她。也朝他看着，末了，發了一聲冷笑回頭找着叔叔問話了。

車已開了許久的時候，我們只默坐着。我對末濟問了問影戲的名目，此外，就只有宜媛滔滔的述說瑪麗璧克福的能幹和她的那些動人的傑作。

到了電影院，婉濟又哼着要回去。末濟將她安慰着進了場，在座席上我們相鄰坐下，她却又離身起來，像煩厭一痕似的在後排坐了。

我和末濟談起了共庫爾兄弟，又談到普希金和他的那篇已演成電影了的傑作 *The Station Master*。

一會，電影開映了。片名叫『*The Last One Man*』表演一件仇殺的故事。

這片只使觀衆喝采起來。在後背的婉濟却全然感不到趣味似的只是咳嗽，煩厭，不時重重的擊着她哥哥的背，促他快和她回家去。

最後一幕畢了，這使我感着人類以強制弱所得的勝利那凶暴的榮幸來。場中電燈一明，觀衆都吐了一口氣，有的說：「還好，」有的說：「那才真是英雄！」……在紛擾中我們聚攏在一堆，然而却不見劍痕了。我回頭在人羣裏探望了許久，依然沒有他的影。

「怎麼？……他走得這樣早？」末濟感着不快似的道。

「早走了，哼，還等這時。」婉濟冷聲道。我們只得在無言中走出了街。

我向他們三人道着再見；便雇車回來。經過石門路，我將車叫住了。在這裏我忽然想去找一找劍痕了。

我走到他住的衙堂裏，只聞着一股便溺臭和嗡嗡的那腐集在兩旁開坐着的窮苦人的喧笑聲。我找着他的寓門敲了許久，裏面有一個乾澀的老嫗的語聲將我問了幾句，才將門開了一縫，審視了一會，讓我進來。

跑到老嫗指示我的那三層樓上，從門隙裏看見一綫燈光，我料是劍痕回了，便輕輕用指彈着門。他像似斗然警覺的從床上跳起，發着歡迎道：『誰！寒秋？』門開處，他忽落下驚訝和失望的模樣來，只得將我請進去。

那僅有十支光的電燈下，這斗室中的情形給我一瞥便無餘了；一張放在天窗下的木板牀，亂堆着一些襯衣和零星食物，就寫出他的起居，飲食，讀書，引客留坐都在這上面了。一張小方桌，疊集着一層層的舊書，稿紙和幾封信，幾件用紙的文具。此外，僅三張木凳了——，兩張用以擱

置箱篋，一張用作洗漱處。樓版上的積塵紙屑還稀少，像有人天天來替他打掃過的。……

「……你真的不喝開水麼？」他將水壺提了一提向我笑着又放下去道。

我點着頭，問他爲何在電影場私自走了。

「……末濟那人……」他蹙了蹙額道，「他請我并不是真意，鬼裏鬼祟的。」說時和我並排坐在床上。

「他一番好意呢，爲什麼倒叫你不高興起來了？」我問後，便起身走到桌邊，將書堆翻了一翻。除開幾封信和從報館發回的舊稿外，沒有一樣可注意的。我回頭來，他已躺下了。

「……君亮，我要和你討論一個問題。……」他咳了一嚮看住我道，

「真正的戀愛總容易「不幸」，你有這種經驗麼？」

「也許是的罷，」我在室中踱着隨口回答道。「就爲的「不幸」才有一方或雙方感到痛苦，感到了痛苦便覺得戀愛的熱情更深了。世界上總有些寫這種事的書。就好比 *The Sorrow of Young Wether*，有這種書才能便這種痛苦普遍起來。這部書你看過麼？」

「你以爲戀愛就是一些文學材料麼？」他坐起來道，「……老實說，「不幸」就「不幸」好了，寫文章又有什麼益處？那是做廣告。」

許久我才問他道：「你這戀愛……到底是幾個戀愛發生了衝突，抑還是一人單戀呢？」

他笑了一聲。「世界上那會有因許多戀愛想自殺的？……你問得太奇怪，」他說時又躺下去。

「你想自殺？也未必會真自殺罷。因爲真自殺的人，恐怕不會預先就報告給別人知道罷。你就有自殺的真意，我希望你取消算了，或者和少年哥德一樣用創造方法排去好了。」

「……那會有這種事！作文章排遣戀愛那會模仿得出來呢……」

「事性雖不自然，你又何嘗不能學學榜樣呢？平凡的人在自殺以前並不會把這動機蓄許久的時間，也許這樣才是真自殺。你既然要用長久時間模仿自殺的過程，又盡不用長久的時間去模仿少年哥德的創造呢？」

他帶了一點冷靜的笑容，一會道：「……我以為還是模仿自殺容易，因爲這只要有膽量，並不要天才。」

我笑了一聲，不禁發嘲的嘆了口氣。「自殺要有膽量，這是那裏來的學？人要自殺竟連自己有沒有膽量都會顧到，自殺豈不成了一種理智工

作麼？……我就看過一次這樣的電影。一個女子爲着向一個男子求愛而被拒絕，便馬上從懷裏扯出一把小刀來對着自己的胸口。你以爲那男子怎麼辦？他也扯出一把刀來，不過是一把長刀，給那女子說，用這個痛快些罷。這一來，那女子竟嚇倒了。……口裏講出來的自殺無非這些把戲而已。」

劍痕受了這一頓話的奚落，似乎心中有些忐忑不安起來。

臨走時我忽而想起一句話來了，說，「……你對婉濟姑娘怎麼樣？」

「她麼？……不關我事。」他聳聳肩冷聲道。「我和她不過做了一個短時期的朋友罷了。」

「她的那天真爛漫的姪女呢？」

「……這種女子不過一朵花罷了。我倒要問你，你會不會和一朵花發生戀愛呢？」

『……怎麼沒有和花發生戀愛的呢？』

『誰？』

『蜜蜂和蝴蝶吓！這個你都忘記了麼？』說時我笑了笑，和他握了握手，在黑暗中摸下樓來。這時房東住室裏的鐘恰敲着十一點。

五

十一月五號早上，我看畢了報紙，繼續寫我的印象批評引論第五章。我將十七八世紀的 *English Critical Essays* 和 Taine 的法國文學史翻了許久，想從中找幾個例以證過去的批評的愚蠢和誇大來。我于這些沒有何等心得，尤其是 Taine 的。我想起法國近代批評家 Lamietre 的許多精深的見解來。其實，我做一本長而複雜的論說，將現代文選中的 *A Book of*

Modern Criticism 一書作參攷已是夠了，然而總有一種爲學問的虛榮心理叫我去翻別的書……到這時我又覺得這次工作似乎完全枉廢了。然而學問也不過這樣做出來的罷，不然，世界怎麼會有這樣多的名人和學者呢？

我與劍痕已有一個多月不曾見面了，因爲他搬了寓居，又不曾將地址告知我。末濟竟也不知道，還說他好像私地流落到別處去了。

我正在樓房裏苦思着，含着一支煙，來回的踱。樓梯板忽有急響的步踏聲 直響到我們門邊。我迎上去，原來是適廠。他着一身的新裝西服；大紅領結橫在他的項下，更其襯出他那一種令人發噓的迂氣來。我想他一定剛從杭縣回來。

「……噓，久不見久不見，」他露着那木刻似的笑紋喘着氣道。「我又要走了，回省城去。家裏……明天，後天再後天！我就要結婚。哈

「哈！」

我讚美的歡叫了一聲，問道：「新式結婚麼？……」

「……舊式的啊！我這種人那裏會新待出來！其實我也不想新，討舊式老婆也好，免得她偷人。」說着，他在室中急忙的兜了一個圈。

我笑了一笑道：「……怎麼？面總見過罷？」

「沒有沒有！像片倒有一張，還不錯！可惜太胖了一點。」說着他又打了一個哈哈，看了看手錶。

「你就走麼？」

「九點一刻就要開車，還有二十分點。怎麼樣，你想送禮麼？」

「自然。不過趕不及了怎麼辦？我寄來好麼？」

「你真會笑話！兩瓶酒，幾樣點心，還有什麼喫的東西，寄來連郵費

也要這麼錢呢！不用罷，待我和她來這裏時你來做一回東好了。」他笑着大聲說，走出門，拉住我的手。

『完全不是這種俗禮物。你想，我送你這些東西幹什麼呢？……有一件東西，三四角錢郵費就寄來了。』

『什麼？那個……那個……關於「性」的麼？』

『和這差不多。』

『多謝多謝……那麼等你寄到了以後，再寫信報告你罷。哈哈，再見再見。』說時他已馳下樓了。

我正走回房時，他忽又馳上樓來。

『忘記一件東西麼？』我忙問。

『不是不是，』他低聲道，『這個我倒忘記對你說了。剛纔我到末濟

那裏去，……聽他說一位姓胡的朋友自殺了。鬧得一塌糊塗……現在，他大概到那朋友自殺的地方去了罷。那人和你熟麼？」

我聽時心全冷了，半晌說不出一句話，許久才嘆出一口氣來。適厂走去時我還不覺得，便忙披了外衣，連領帶也不會繫的即跑出街來朝末濟家裏走。

我昏昏沈沈的闖進末濟的屋門，房裏已沒有一個人影，只聽見隔壁婉濟房裏發出來的咳嗽聲。我想她一定爲着這事傷感了。

『密斯姜，你哥呢？』我揚聲問着。

那壁只冷靜着沒有答語。

我禁不住焦急起來，在室亂踱，斗然想起只有找劍痕的住址方法了。

在末濟的書案上翻了許久，找着了幾封信，其中只有一封是劍痕給他的，

上面說：『濟兄；大概我的命運也不長久了，寄上一首詩，請你在你友的週刊上發表一下，謹謝報酬。現在行踪不定，住址容後再通知罷。……』

我費了許久時間從抽屜裏將那首詩翻了出來，上面改了許多字，附了一句批語「合用」。詩道：

『末日到了，末日到了，

我的這世界，悲哀亦惘然啊，

我不如跑出這黑暗的世界。

軀壳廢棄了罷，

我惟愿這一點破碎的戀痕，

永久嵌在她的心上。

別了，我相契的朋友。

別了，我那戀愛！

你的笑，你的注視，你 吻，

好像春風一樣的經過我的前面。

春風去了，我只有望 秋色，

等 嚴冬來到。……

那白的雪啊，你是我的墳土！』

……

『……就這樣自殺了麼？』我想。誠然，這詩還似表現得十分真誠，沒有那些肉麻的花言巧語。我又從抽屜裏找出幾頁末濟寫的信來，沒有信封，大概他還不知道劍痕的住址。這使我真無法想望了，只得出來去找華

真半月刊社的編輯，因為劍痕在那上面登過兩首詩，好藉此去調查他的住址。

走到半途，忽而對面有人叫我。那就是末濟和他的姪女，像似剛從劍痕那裏回來。

『怎麼樣：劍痕當真自殺了麼？』我忙拉住他問。

『自然，難道還是假的嗎？』宜媛接口答道，聲音裏含着一點酸楚。

『大概是去……投河了罷？』

末濟重重的嘆了一口氣。

『他的房裏什麼情形？』我問。

『沒有什麼，只有一封給我和另外一個朋友的遺書。他住在馬塞路協隆里八十六號樓上，一個多月還不告訴我。恐怕是爲的戀愛罷？……唉，

真可惜！一個天才。」

『那信可以給我看麼？』我對末濟問。他立刻從懷裏掏出一張粗紙，上面潦草的寫着：『濟兄；我真料想不到自己真個有這一天。我和君亮兄也曾提起過自殺，他還嘲笑我。現在我真自殺了。這世界留着我這麼一個人原來就無用。我的家庭也不能容我，社會對我也只是冷酷。我想，除開這一法還有什麼呢，雖然我自殺的原因並不爲此。別了，你努力罷，我祝福你。』

這總絕不是假的罷，我想。一個朋友真死了，我那得不替他悲傷，雖然他在這信中似乎怨恨我。我看了發了一回呆道：『還有那封信呢？不妨看看麼？』

末濟又重重嘆了口氣將另一張粗紙摸了出來。上面寫着的名銜是玉

鐸，我不禁叫道：『怎麼信寫給他？』

末濟道：『大概有些文字上的交情罷。』

那幾句話是：『朋友，你得猛省！你那裏配以詩人自命呢？我先前還以為你是真詩人，所以不時頌揚頌揚你，到近來才發現你不過社會裏一條無用的毛虫！真的，我不看你無用得可憐，早已把你一刀送終了。你不記得在公園裏那一回麼？我懷裏已經藏着一把利刃！不是你的福氣好，現在你還在世上活着麼？……我現在死了，你應該猛省！我的死並不是爲的懼怕你；我的死有我的意義！你再不要覺得自倖自誇了罷。我死了以後。』

我看了，不禁叫道：『怎麼這樣的口氣！』

『所以我也覺得奇怪哪，大概和那詩人的感情太壞了罷。』末濟說時，我們三人一同回頭走。

『怎麼樣？我們替他去理理後事？……』末濟又道。

『你知道他死在那裏呢？……』宜媛插口說。

『我也這樣想。如果他在這地方附近，總有一天會有發現尸屍的能。』我道。

『投了河你到河底去撈麼？』末濟嗤着鼻說。

走了一會，末濟替姪女雇了一輛車將她送回家。我兩人商議了一會，一同朝毛玉鐸的家走。我知道他住在學府街三號，離這裏不過兩里。

六

毛玉鐸的住宅是一座三層洋樓，這使我想起了他從那燦爛的情詩所得的代價來。我記得他有一首詩的一句是『我在深山裏看見一個跛殘的人，向

我淒苦的微笑，低呼，縮着那枯瘦的頸呻吟。我在那壁踟躕，搔首，不禁起了悲惋的心。『我想這詩的幻想真大正如 *Shiloh* 伏在金鑄的書案上悲悼那被摧毀的窮苦人的情形一樣。這高大的樓房竟能引起我的敬仰似的，我很舒適的履着那裏那如繡毯的草地了。

我和末濟給僕人引進了客廳。一股清涼使人寧貼的空氣包圍了我。那巨大的石膏雕像，金框油畫，鋼琴，精巧的木器，輝煌的陳設，不得不使我想起了藝術。誠然，藝術始終是在富人的美麗居室裏存在的；莎士比亞的悲劇和悲多汶的音樂所賴以永久活着罷。

約有七八分鐘，樓上有拖鞋聲下來了。末濟看了看我，連忙站起身。門口的天鵝絨幔開處，一個清瘦而帶笑容的男子走進來。他像認識末濟的客氣了一會；末濟將我介紹了，便一同圍在一張鋪着花呢的小圓枱旁坐着

開始作了一陣寒暄。

詩人似乎不大樂意我，因為我不曾提及他的詩。

『……文壇真是不幸，胡劍痕自殺了毛先生知道麼？』末濟咳聲道。

『噫？他自殺了！』詩人蹙着額聲道。『……我想這大概……也許

太……太……幾時自殺的？』

『就在今天早上。』

『怎麼樣自殺的？』

『大概是投河罷。……這裏他寫了幾句話給你，不知怎的……大概和毛先生的感情不大好罷？』末濟說時將那頁紙拿出交把他。

詩人將它看了許久，露出一點難堪的微笑。『這人真有幾分神經病！』

他咬着唇道，『我并不熟悉他……僅僅見過一面兩面，怎麼……這實在有

些奇怪……不是的我批評幾句作得不大好麼？」

「……也許是的，」末濟點了點頭。

「……他的詩不大講究RHYTHM，作來總有幾分生硬。我曾經也忠告他幾句。」詩人說時嘆了口氣，「……但他還是有希望的，死了未免太可惜了。……哎，誰料得到；他就這樣刻薄我也是無用。實在，他也太把自己看不清了。」

「是啊！……他的詩我也覺得並不壞。如果能繼續努力，中國文壇上至少有一個地位吓。」末濟說時也嘆着。

沈默了一會。詩人說了幾句感喟，朝門口看了一眼。那天鵝絨幔底下露出一雙美麗的女人的腳來，毛玉鐸的一位眷屬在偷聽着。他停了一忽，起身趨進門去。

「那個自殺了？」那女人低微的問聲。

「胡劍痕」，毛玉鐸很不願意開口似的答。

以後便寂然了，只見那雙美麗的脚在幔底踱了一會。

未久，詩人重復走進來，說起了陶蓀和日本的有島武郎。他解釋着他們自殺的意義，以爲他們的作品畢竟成功了，自殺是一種偉大。

我禁不住旋過頭去看在外面，因詩人這解釋太使我煩膩了。

沈默時我站起身來預備告辭。這一次造訪實近似空虛無謂，我和毛玉鐸竟連一句話也不會說。走時，詩人送了出來。末濟對他說：「……劍痕自殺雖太早了，我想總還可以追悼一下罷。如果毛先生肯幫忙，我們不妨出一個替他悲悼的紀念號麼？」

「那自然可以，」詩人忙點首道。「不過……我近來恐做不出東西

來，其實他有了你們幾位親密的朋友紀念一下夠了。關於他，我還不大熟悉，……可以不必罷——我個人。」

「他的詩你可以討論討論不好麼？」末濟笑道。

「那末見得不可以，」詩人愁着眉道，搔了搔髮。「不過……他的詩並不多，恐怕不容易下判語罷？」

末濟點了點頭，只得告辭了出來。走到街心，我問末濟道：「……什麼叫做自殺太早了呢？」

「好像大家都覺得他的作品還沒有成熟。」

「嗜，成熟了以後就可以自殺了麼？」

末濟看了我一眼，帶着一點愧態，發怒似的道：「那有什麼不可以！

蠶吐完了絲還有什麼用處呢？——我倒要問你。」

『牠不還可以變蛹，變蛾子麼？』

『那麼詩人做的詩也不應當發表給世人看嗎？』末濟想了一忽道。

『自然！發表不過一種虛榮心而已。』這話我自己也覺得無理由，然
禁不住說了出來。

末濟冷笑了一笑，彷彿覺得他已勝利了。走過兩條街，他又向我談起
出追悼劍痕的專刊來。我說：『不用罷，爲文學而悲悼他似乎與他自殺的
意義太相差池；爲他的死而悲悼他………你我不還完全不懂他死的內容
麼？……』

末濟嘆了口氣，似乎罵我太冷淡無情誼了。

別了末濟，這時我已找着劍痕的住房，在那裏癡立了許久。

那遺下來的幾件箱匣，舊衣裳，書籍，不潔淨的被褥和散亂在滿地的破紙，全給我以死的印象。他竟連一個查托登都不如！我感着他的命運的過厄了。平凡無奇的人的自殺無論怎樣總比詩人的自殺要悲些罷，因為他們的自殺沒有文學替他吹揚，除開家人和親戚朋友，在世人覺得不過死了一隻狗而已。……我又想起歌德了。

歌德若當失戀時和他所擬想的 *Wesler* 一樣，他也不過以一平凡的人的死終結罷了。劍痕失戀的悲慘許是比歌德更重，非自殺不足以了之罷。……這樣，我更其感到劍痕自殺意義的沈痛了。

我在他的室中走，看了看窗外那炊煙，屋頂。這些，我不知在劍痕的心裏感到幾許的灰色印象。自殺是苦悶釀成的；青年的苦悶也不過這樣的

一個環境，這樣一個牢籠造成的罷。青年愈苦悶便愈覺得愛情的寶貴來，這是無疑了。……我不住發着感慨，腦裏不禁引出幾幅過去的印象來。這印象告訴我，知道劍痕是一個真純潔的青年。我記得有一次他和他的一個相契的朋友談論着文學的定義價值。他的朋友說文學是社會的反映，他便說它不過個人的表現，他的引證是易卜生，莫泊桑；那方的引證是托爾斯泰與泰戈爾。末了，他的朋友罵他反社會，反時代；他硬罵他的朋友是傻子，不懂文學原理。結果，兩人揪著撕打起來。第二天他們不交談。晚上在寢室相遇，忽相抱痛哭起來。……我這樣發着憶想，直待腦裏全昏亂了。

我將室中的什物檢理了一番，一一收藏到箱裏。這些，我應該全給他保留着。他的一部日記，幾篇詩稿，算是他一生的重要紀念品了。我將那

部日記翻了一翻，裏面所記載的尙是三個月以前的事，除開婉濟，宜媛，他還不會接觸其他的女性。……那詩稿的紙張已呈著暗黃色，大概擱置在這桌上或者誰個編輯者的桌上經過長久時期了。

我正在檢理這些什物時，門口走進一個十七歲蓬髮的丫鬟來。像似疑惑我行踪太詭祕似的，她道：『……先生，這些東西是胡先生的。你……你要找什麼，等他回來罷。』

『他還得回嗎？』我心中一驚的道。『……胡先生到那裏去了？……他不是……』

『大清早出去的，好像走的時候叫我們的娘姨送了一封信到什麼地方。……』丫鬟說畢，凝思了一會，又道：『他這幾天許是爲了什麼事情，心裏總是不高興……我們也才看見像他這樣一個人，怪得很！』

我想把他自殺的事告知她，但又覺得不必，道：『……他欠了你們這裏的房租嗎？』

『這個我不知道！』丫鬢說時好似含了不少的諷意。『……我們的房東……她倒是隨隨便便的。不過這些行李，……如果要搬走的話，我想還是讓胡先生自己來動手罷？……先生你是他的朋友嗎？』

我點了點頭。這事使我十分懷疑起來，但我相信劍痕的死一定是真的。在這一短時期內，我想他們總可以將他的行李什物負完全保管的責任。我無言的踱了一會，跑下樓來走了。

過了一個星期，我和末濟無意間走到這來。他的室中依舊這樣，門也照常不會鎖。他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我想偷兒總還不會來光顧罷。我找着那丫鬢，他說胡先生這一晌還沒有回來；問及她的房東，她帶着一點微

笑安閒的說：『……她已經回杭州的老家去了。』

『那末胡先生這些行李我們可以帶去罷？』末濟忙說。

『房東說不用……她可以替胡先生收好。讓胡先生自己來取好了。』

『你們的房東姓什麼？』我道。

『請她上來和我們談談罷。』末濟亦忙插口。

『她姓宋。……大概總在這幾天轉來搬東西。』丫鬢說畢，轉身欲

走。

『我說，如果你的房東在那天回來了，請你通知我一聲罷。我是胡先生的朋友，姓姜，叫姜末濟。……』

『你寫個通信處給她不好麼？』我低聲道。

末濟拿出鉛筆和袖珍簿寫了行字給了這丫鬢。她好像不耐煩似的接

了，在上面看了許久，突然道：『……也好，如果有事情我們可以來找你——姜先生。你們兩位用不着再來罷，我們即刻要搬也說不定呢。』

『那麼就這樣好了……』我和末濟便下了樓。

再過了一個星期，我和末濟紀念劍痕的文字都作好了，然而那房東的信始終不會到。這不得不使我們更加疑慮起來。

那天星期五早上，我爲這事跑到末濟家裏，他正在書案旁發呆，看見我，跳起來大叫道：『……劍痕真自殺了！你看，這不是麼？』即忙的將一張新聞紙攤在我面前，指着一行字道：『日昨黃浦江流中的無名男尸。』我發了一個噤，急看下去道：『浦東永濟碼頭于昨日清晨時，三發鐵店店夥張阿六去倒煤渣，忽見碼頭旁邊水裏飄蕩着一個長髮的男尸，面部已被水浸腫，便大聲喚叫，當由警察于德潤一幫人等將其打撈。尸長約五尺

，係青年男子，着白西式襯衫，黃褲，黃皮鞋，皆已被污泥染壞。此尸生前像似一姣好少年，其眉目雖被水浸腫，然尙清秀可辨，體格亦秀健，不知何故死于江中，恐亦係情場失意者之一幕歟？」

「還不是麼？」末濟當我看完卽硬聲道，眼角滲出一點淚來。

長髮……眉目清秀……體格秀健……黃褲……這印象和我腦裏的劍痕那印象無端相密合了。不禁也駭愕的叫了一聲。兩人相對沈默了許久。

「爲什麼到現在才死？……我想，亦許早死了，到現在才發覺尸體罷？然而尸體，據報上言，似乎並不會損壞，大概死期總在這幾日中罷？」

宜媛着一身洋服剛從學校回來，看見這情形，呆了。她問着叔叔，便知道這祕密在報上了。她看了一會像已了解其中情形，咳了一嚮，低着頭無言的回自己的房去了。這時婉濟爲着病已進醫院了。

卽刻，我和末濟到了浦東去查看那尸。找着警署，他們說因爲怕尸腐爛，今天清早已抬去埋葬了，錢是歸警署花的。末濟只執著要開棺看，幾乎和他們鬧起來。這因爲我把死者經過情形說了，他們總以爲這情形不符合，而且開棺是麻煩的事。

我只得將末濟拉了回來。

三天後，末濟將他編的烽火出了一個詩人胡劍痕追悼號。做文章的只有我和他，還有他的姪女一首哀痛詩。這時我已決定劍痕死了，雖然他死得這樣不明瞭，連末濟的文章裏也不能將他死的內容詳細寫述出來。我將他的舊詩稿中引了幾首在烽火上發表了，和他其餘未發表的，已發表的，以及存留在末濟處的一共三十七首，收集成一本「劍痕遺著」，題名傷鳥。

過了幾天，社會上一部份的人似乎已將這印象消滅了。幾月後，連我

和末濟都把他淡淡的忘掉了。

八

現在劍痕再生了，我不禁又憶起那死在黃浦江的那少年來。我不是幻想家，怎能將那真自殺者的故事寫給世人知道呢？……死是種什麼印象，我想只有死者自己才知道罷。劍痕總不是死了以後又給人救轉來的罷？……

我在小艇上將他看了又看，不時對末濟發着稀罕的笑。末濟也像在回憶那許多過去的印象似的，只呆着臉瞅住那槳底下的浪。……我想，劍痕如其不是一個全虛假的人，他一定能將一年來的經過真實的告知我們。

『……現在我所感到不安的，倒完全是在那個真自殺的少年身上，』末濟忽低聲對我說。『……太冤枉了；他竟沒有死……哈哈。』

「一個人活在世上乾乾淨淨的爲什麼倒想自殺？——真要自殺，當着許多人自殺才算是沒有欺假。」滴厂插口說，彷彿他格外懂得這事的內幕似的只冷笑。

劍痕和那婦人坐小艇已先抵到寒莊的岸口。我們到時，他兩人站在那裏只躡。五個人一同徐行著出了那一帶沈靜清雅的房屋，順着一條草徑走。兩旁都是濃密的長青樹，間有一兩處鳥聲，好像埋在空氣裏。

一會，劍痕在一椽精雅的屋前站着，微笑回轉身來邀我們三人先進。那屋像是起造了不久，猶帶有一點石灰和油漆氣味。房雖只似有三四間，然那畫棟雕樑金碧輝煌的裝設却非富者不能享有。左面可以望見飛來峯那一片山嶺，雲影，樹叢；西湖的印象却全沒有了。右面同樣有幾棟房屋，沒有一點響聲，像死了一樣。進門便是一間小小的坐廳，四壁掛着幾

幅石印的名人字畫。中間一張木坑，擺着木雕的壽星像，和兩個古花瓶。兩旁的桌椅都是檀香木的，設着許多古董玩賞品。一種令人欲化的清涼氣，竟貯在裏面，西湖之別雅似就在這裏了。

站着，劍痕看了看那婦人，對我們帶着笑意道：『……現在可以介紹了罷。這位就是我的……可以說是我的內人罷。……』接着又對那婦人介紹了我們三人的名字，相對行了禮，各自坐下。

這時我不禁心中訝異得很，仔細將那婦人偷看了一會。她的年紀像已過了三十，然在那時髦精巧的裝飾中却只能看得到二十許。她的眼，口鼻，腰肢，微笑，言語全是柔的，雖沒有何種動人處。我想她是一個純女性的婦人。

劍痕剛進內室去又出來，已將外衣脫了，歡悅的說笑着，如馬上變了

另外一個人似的。那婦人便乘機進去了。一會，一個丫環將茶送至，這幾乎使我發出喊來。這丫環就是我在劍痕住的那地方見到的，不過稍爲肥白了一點。末濟也異常驚訝的只朝她瞧着。丫環將茶擺好，帶着些許羞慚的低頭走了，彷彿預先料定我們會來似的。

劍痕似知道其中情象了，笑着對我道：『這丫環還漂亮麼？』

『還不錯！……』滴厂却糊塗的忙應道，『有點和我那個太太相彷彿。』

『……這是我們第三次看見她的罷？』末濟對我道，看了劍痕一眼。

我微笑着點了點頭，將那次的經過說出來，不知爲何心裏總起着一層對劍痕的隔膜。亦許是劍痕一年來的事變對我們生了隔膜罷，我們從前那樣親熱的神情總是表現不出來了。一會，我想了一句道：『……算是過了

「點幸福日子罷？……」

「那算幸福！」劍痕如一個紳士口氣的道，微笑着。「……不過做人總應該是那樣做的。過去的事……其實也朦朧了。」

末濟站起身竭力做個恢復從前的自然狀態似的隨便走着，兩條臂膀張開來行深呼吸一樣幌了兩幌，笑道：「……過去的事總還時常想起罷？……好笑，我們還替你出了追悼號呢。」

「喂！這不是明朝的盜器麼？」適厂在那壁大聲問。

劍痕驚訝的張了張口，咳聲道：「怎麼？那時你們當真以為我死了麼？那有那麼容易！」

「自然，」我笑道，「你要死的時候，碰巧黃浦江發現一個和你情形一樣的男尸！因此我們決定那便是你了。」

「嗜……」劍痕咬着唇聳了聳眉。

丫環又進來了，將四盤西洋點心擺在桌上。劍痕像剛被喚醒轉似的站起，叫我們三人圍着坐了，開始談到其他的事。

「……這位胡先生才真是大財主呢，」適厂就攪了一塊餅乾吞了，轉着那近視眼高聲道。你看那些瓷器——至少每件都值三千兩銀子。不是麼？

……」便急忙跣起走到那坑台邊將一隻古瓷瓶舉起，敲了兩嚮，用耳去聽，讚美似的嘆着氣。我和末濟都稀罕的回頭去。

「……據他們說，這還恐怕是五代瓷，」劍痕輕描淡寫的道。「……但決不是我的。我用這個幹什麼？……大概是那內人的祖先傳下來的罷。」

「……喂，你說賣多少錢一件？」適厂吐着氣回來坐着道。「……放

在這裏不怕賊麼？」

『那不怕，我有的是手鎗，』劍痕道。『……但如果有那位要做古董買賣，我倒很主張她賣了。』

『這個待你想……』適厂皺着兩眉如兩把掃把一樣，狠狠的抓着頭髮，便開口問起價來。末濟給他阻止了，說：『……這還不是做買賣的時候。』

一會，那婦人出來了，彷彿剛纔又搽了一回粉。我們對她道着謝，她也客氣的謙讓了幾句。我覺得她還不過是一個純舊式的女人，雖然衣飾那麼精巧入時。她的話沒有一句中聽的，只會講時髦，說話時還要做出許多媚態來，表示她是個少女似的，又不時和劍痕低聲談着，像告知我們她對丈夫是異常纏綿似的。

門外的陽光已變成金紅色了，那樹影和巨獸一樣的闖進來，在室中輕輕搖幌。秋蟬發出那低殘的尾聲在空中搖拽，和着幾點歸巢的鳥聲，似告知客人天已晚了。我的肚裏轆轤似的轉，這些許點心裝進去彷彿太不濟事了。實在，我和末濟適厂今天整天還不會用飯。剛纔到平湖秋月時想飽餐一次，却爲着劍痕將其忘掉了。我只得跼起身預備告辭，同時末濟適厂也跼起來，却馬上給劍痕一併擋住了。那婦人剛進去却亦跑出來慰留，還說給我們安宿的牀舖都佈置好了，雖然在一間房裏。我們道着客氣，也就安坐下來。

門外的晚景使我陶醉起來。那一片黃金色的甯靜和甯靜中的微顫，像似我腦中幻想的尼羅河邊的印象一樣。我邀了他們三人一同出來觀賞風光。剛出門，我 得好像從河邊又跑到山裏來了，又像一張輝煌的油畫風

景畫斗然變成清淡的中國畫幅了。那西邊的黃金色的反映漸漸縮小起來，霞光由紫紅色化成了赭色。空中幾點飛鳥，看時好像入定了，只漸次的渺小。山影已濛糊了，矗立在空間如一隻灰色的罩子。

在草徑上走了一會，我們談起 Wordsworth。在晚風的飄動裏，我聽着劍痕那流動如音樂的談吐。他那天生的美男子型，使我想起 *Il Trovatore* 的那句「*Humanface, divine!*」的詩來。我想他的不死也是這原因罷？……

天已變成暗藍色，我們回到屋裏來。桌上已陳設了食具了，屋後還發出那菜投在熱鍋裏的嚮聲。我坐下，只想着劍痕完全變了，似乎學問也變了，他適才對我說的那兩行 Tickle 的詩 *He taught us how to live; and, oh! to nigh a price for knowledge, taught us how to die.* 竟使我不明瞭是指

的何事。

用餐時，女主人只推托着不出來相陪。我們的談話才放恣了許多，但始終不曾說及劍痕自殺的事。

餐畢，劍痕邀我們到他的書房裏。房的四壁的畫幅使我眩迷了，那都是歐洲名畫的照片。書櫃裏的西書竟和牆壁一樣的長厚，我不禁暗認他的境遇有七八分像盧騷了，雖然他過去的事我只知其外面。他像在努力的唸「現代文選」中的傑作：書案上還放着兩本厚的文稿。

『……君亮你想知道我那事情的內容麼？』當末濟和適厂翻着櫃上的書時，劍痕低聲對我道。『……不用口講罷，那太長了。這裏我寫的一本筆記式的東西，你不妨看看罷。』接着，他將那文稿拿起來，末濟却忙搶着看去了。

劍痕開始奏了一曲揚琴，滴厂用笛和着。樂聲在這沈默的大氣裏游移，使我浸在一種美麗的幻想夢裏。在這曠散的心情中，我竟失去了平日許多精神的煩擾，漸漸在樓上打着盹了。

我和末濟，滴厂一同向劍痕告了寢，在那僅能容三個人的寢室裏私談着過去的事跡。我的腦裏浮出去年在酒店裏他那珍寶着的一個女子的肖像來。這奇幻的印象使我的睡意全消失了。對着燈躺在牀上，我翻開他的文稿第一張。窗外有一點風聲，一點流泉聲；如其這篇文章寫得沈痛些，我許將在這詩的境界裏掬幾點同情淚罷。……

那題名是「死的夢」。

一九二四年八月我從京師來到滬上。身邊只存留着六十餘元錢，還有幾本書，幾件舊的衣服……這些，我想在社會生活裏成了廢棄的東西，我將它帶到已顯示出來過時的讀書生活和要開始的生活的接納中而破痕了。我從船上搬到一所旅店裏時，那冷酷的顏面和金錢勢利的人情

警告我了；我竟悔恨不該毫無目的流浪到這地方來。我又悔恨着自己不該毫無體諒心的拒絕家庭的婚事催促，用費的供給，即屬他們的金錢都是從農民的膏血裏擠榨出來的。但事已不能挽回了。家庭最後給我的決絕辭末一段是：『……你自己去混罷。一百元寄你後，你再有何種要求，家中決計不理會了，而且……在再沒有能力負擔你了。』

第二天我在滬西的平民窟裏找了一間住房。我搬到那裏，袋中只剩下四十餘元。我打算將此項數目至少維持一月的生活。在這生活裏，我將努

力繼續我的詩思，修葺我的詩稿，……如其文壇認識我這給它的貢獻時，自然，它將許我以相當的代價了。

我擬想着未來的生活，若能如所望，我還求旁的什麼呢？

我所賃住的是一所狹隘的樓房，對着一條齷齪的街望，除開一堆堆的垃圾，只有幾個靈魂已麻木了的窮苦人們不時在那裏走過。我想這實在不是青年所住的地方；但又想環境周圍雖齷齪，我只要能內部整設如意，也足以安置我的靈魂不至染污罷。或許我亦將因此創造像 *Boitelarie* 那惡的幻象結晶罷，雖然我疑慮着自己竟有無這種天才。我又化去八元錢買了一張舊牀，一方小桌和四條凳子，安設在室中，把行李什物整理了，還將十幾張畫片在四壁釘了。這房裏頓像藏著一點生意了。

這房東家姓鄔，主人是一個近四旬的婦人。我初見她時便覺得有些可

厭。我來時她便望了望我的行李，衣服，再望住我的臉，便對我做一種嫖客對妓女似的遊戲狀態，又像和我從前在什麼地方會見過面似的。她的丈夫是個離不了鴉片烟的半老者，當我才進門時，用那看影戲的神情從燈榻上只瞅住我，彷彿我于他有不利一樣。他像一個小商人，但我全猜度不出他作的何種商紀。他們有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的女兒，瘦得和一隻病貓一樣，每逢我走過，即露出那乾枯的微笑睇住我。還有一個眼帶狡黠薄皮嘴的孩子，彷彿是她的兄弟。他所留意的只是我網籃裏的什物。

我在房中清檢行李時，他們都跟了進來。那婦人嘮嘮叨叨帶教訓似的告訴我許多事，問我年紀多少，作何種生意，娶過妻否。我只得半真半假的回覆了她，說到娶妻她便生了無盡的感慨。她痛罵著一般女學生，說她們全是妍頭，拆白黨。為著方便，我只得將就的表示一點同情。這竟使她

大愉興起來，下樓去將一碗蒸餃子送給我，還叫我在她面前喫。我喫了一隻心裏即作起嘔吐，因為餃裏面的餡子真形容不出是種什麼怪味。我只得藉事忙將它擱着不喫，又只得稱讚它的味美。那婦人聽了，又滔滔的論着調理食品的經驗來，便乘機問我在她這裏包飯否。我想了一會，只得推諉了；這似乎于她不很快意。下樓時，她叫那站在門邊只呆瞧着的女兒——我不知道爲什麼那樣厭惡她——替我掃地板，擦桌子。那孩子便和一條尋食的獍狗樣的在室中巡來走去，不時將我放在旁邊不會動的物件如空紙匣，紙張，書片，筆墨之類拿起來察看一遍，斗然問：『先生，這個壞了……你看。我替你拿到外面去罷。』

我不覺起了對這孩子的防備心，雖我的物件實在沒有一樣值錢的。然而這比我更窮的孩子却認它爲許多稀罕的財寶似的。我婉言着命他不用

拿。他的姐姐很同情我的也拒斥着他，漸至兩方低聲鬥起嘴來。當我整理着書籍不曾留意他們時，彷彿那孩子暗地猛力搥了他姐姐的背一拳，急馳下樓，忽然大叫哭起來。那婦人立時和着大罵了，又怕無意得罪了我似的上樓來向我解說兩句，便揪住女兒的臉，眼一橫，令她下樓去。……

我不知怎樣對付這環境才好。起初我以為窗外只有齷齪的衙堂是這環境的周圍的惡面像，然誰知道又有這樣一種活着的惡面像的紛擾呢？我竟把環境兩字的意義看得太狹了。

我在這狹的牢籠裏幽囚了三天，每天旁晚必跑出去喝兩壺酒回來。我以為這不但能解去煩愁，許亦能引起一些詩思罷，但這都成了空虛的願望。醉時還得着一點濛糊的快感，到上牀一覺睡醒時，那斗然生起的空惘，淒愴的心情，却倍甚于不飲酒的時候。有時當坐夜醒來，詩的 *Impress*

『』似像降臨了，待提筆去寫，它忽又無形消失了。……這樣，我不知我的創造時期在那天方能開始。爲着生活，我不能不把舊詩稿整理幾篇，寄給有名的文學報館主筆毛玉鐸請他發表，另外的要求是五十元稿費。

信寄去了，我在寓裏候着覆音。我把睡覺的時間延長到上午十一二時。起牀後，照例在一所飯店裏用了餐，便在街上亂跑一會回來。晚上，我的空氣發了，在燈光下靜聽着萬物沉靜下去；待一切都沉靜了我才入夢。當這時候，那房東婦人不時巡晚一般巡到我的房門口來，將那搽了許多粉的面孔鑽進來看了一眼，閒情寫意似的問道：『……沒有出去麼？』我答覆得冷酷一點時，她便找着別人埋怨幾句走了；如其我答覆得寬鬆，聲音溫和些，她便藉題發揮，全身擁進房來和我開談話會了。她在這時，我真不知怎樣叫她出去才好。她那幅面孔令我煩厭，那不可耐的家常瑣事

的討論更令我煩厭，有時我不禁發起噱來。她時常待覺得我完全冷淡了纔道着「早些罷罷」，將那胖大的身體搖下樓去。

四天裏，我的心情灰敗得到常時沖餐也廢去，鎮日只斜躺在牀上翻書，發空想。那天早上，房東婦人扒上樓來，顯功的將一封信交給我，而且想欲參預別人的事一般站在我旁邊，低聲問着這信是誰寫的。這使我幾乎暴怒起來，信自然毛玉鐸回覆我的，說：「……大稿收到，俟來日再拜讀。足下之詩曾聞木濟先生道及，此作尙有可觀也。……」

在失望中我心裏歡悅的叫着，因為我無意……因為……我……我無……

……無意……意……意……

第二天我醒來，朦朧的呆了一會，覺得昨夜有一件事似乎還不會做完。我看了看肩下，劍痕的那部稿子被我的背部所壓，已散亂得不堪了。原來昨夜我將它看至中間，因引不起興趣，便迷離的入睡了。

我將稿子檢好，起了床，對着窗口行了一會深呼吸，匆匆走到廳裏來。適厂末濟二人已和劍痕正在笑談着，一面啜着茗。劍痕看着我便問道：『怎麼樣？稿子看完了嗎？……』

『那裏有這樣快。你這部書恐怕至少都有十萬字！』我帶笑道。『……你可以借給我帶回去看麼？』

『這個我自然巴不得，』劍痕道。『我還想拜託你到上海去時替我找個地方發表發表。』

『好的。……』我應着，那丫環拿進一盆水來，我便將面洗了。接着

早點也開來了。

我們用了餐，閒談了一會，我便帶了那部稿本，向劍痕和他的夫人告辭了出來。

『我送你們一程罷，』劍痕將帽戴了，跟出來說。

我們無言的在草徑上走着。陽光和靄的照着和昨夕一樣的，遍地裝滿了黃金色。野蜂在草卉的隱處飛闖，像似一種金玉的碎響。末濟回頭望了那隱在樹隙的屋影，走到我身邊來道：『……這篇作品你看了怎樣？事實可以簡單的說給我聽聽麼？』

『我看不如先請劍痕兄講一遍罷。』適厂跟上來插口道。『如果這篇著作不盡是寫的實事，我們就看了，也不還是莫名真相嗎？』

『那更好了……』末濟應了一聲，便回頭喊着那走時一面在沉思的劍

痕，請他將小說裏的故事先對我們說了。

劍痕帶一點微笑的抬起頭來說：「……那麼你們幾位的意思……不是藉說故事要我多送一程麼？」

「自然。你如果真願意說，我們不妨還在這裏慢慢兜幾個圈罷。」末濟說。

「我想……不如上船去說罷。」劍痕沉吟道。

「你在這時可以離開你的愛人麼？」

「那有什麼不可以。」劍痕說時，三人一同笑了一笑。

我們漸漸走到康莊的泊船處來。湖光很明媚，呈着一種異樣的靜寂。

我們雇了一隻小艇，囑船夫在湖中多費一點時間，到劍痕的故事講完時纔叫他回駛。

一點啾呀的漿聲和潑達的水聲，劍痕開始說他的故事了。

十一

劍痕露出一點笑靨來道：『君亮你在稿子上總明瞭一部分了罷。』

『你的苦悶時代已知道了。你不妨講下去罷。』

『事情太複雜了。我做簡單的敘述說了好麼？』

三人回應了一聲。劍痕道：

『……起先我住那地方，君亮你不是來過一回麼？在那裏真無聊極了，錢也沒有，文章也寫不出來。寄給毛玉鐸的一部詩稿，又沒有確實願意發表不發表的回信。那裏的一位房東太太，說來也真好笑……她的那種卑劣的心理，真的連筆也形容不出來。……』

『她向你敲竹槓麼？』末濟插口道。

『不是。』

『大概也是想和你講愛罷？』我忙說。

『差不多……』劍痕笑道，『可是那種婆娘也想戀愛，真是太瞎眼了。記得有一天晚上，天氣很熱，她忽然拿了一把掃把摸進我的房來，這不奇怪麼？誰叫她來晚上掃地呢？真是怪透了！那時我正睡在牀上，她便在那牀兩旁掃來掃去，把那雙發光的眼睛只管瞅住我。……我看了這情形真有些動氣了，只好閉着眼睛裝做不理。過了許久她才下去，很不高興的對着女兒便大罵起來，直罵了一個通晚。第二天她彷彿就要對我下逐客令了，不住的對人把我冷嘲熱諷的批評着。……沒法，我只得打定主意搬開這裏了。那天下午我就把外套當了十幾塊錢，在馬賽路一個街堂裏找了一間房

子，立刻搬到那裏來。這地方恐怕君亮和末濟兩位都不知道。我住在那裏許久也不曾和你們通過信，直到打算要自殺的時候。

『至于自殺是起了何種動機呢？那自然是爲的戀愛。這來由已久了。我住在馬賽路時，爲着給毛玉鐸的詩稿的事，親自跑到他的報社裏去找了他一回。可是他又不在，于是我只得對門房將他的住址問清了，又跑到他的私宅去找他。當我進去時，他正在客廳裏閒坐，還有他的一位極漂亮的太太，這就是——』

『就是你的戀人？』我插口道。

劍痕笑着點了點頭，繼續道：『那時毛玉鐸看見我來了，也只得客氣一番，和我坐談了一會。他的太太在旁坐着，只不時的把我偷看。她的臉子和那雙眼！唉，君亮，在酒館裏我給你看到的那像片還不漂亮嗎？那時我

被她一看，幾乎完全麻木啦。毛玉鐸大概也明瞭這一點情形，可也還是客氣氣的和我論文學，談詩。他說我的詩人天才是有，不過還要修養，要講究叶韻。接着他便將他的太太介紹了。于是她便殷勤的叫丫頭倒茶把我，說她看過我的許多詩。談了一會，毛玉鐸送我出來時，她在後面還瞟了我一眼。好，就在這一次我種下情根了。過了兩天，我無聊的在法國公園走走，忽然碰着她也在那裏，還有一個女士，大概是她的朋友，在一個樹底下坐着笑談。她一看見我，便做個很熟悉的模樣對着我。我便走攏去和她殷勤的談着。那個女士也還長的不錯。她替我介紹了，大概是姓韓。于是我們便一同走了一會……哎，她的那溫柔活潑的神情！那時我完全……可以說完全迷醉了罷。她的衣服雖不覺得華麗，可是極時髦，露在薄紗那雙白臂膊，那微微突起的胸膛……恐怕通上海都找不出這一個美麗的模

型，我和她兩人談了一會，她的朋友說有事情兩人才別我了公園。……這一次她雖對我沒有什麼表示，可是那般勤的態度也足夠看見她的心思了。

『又過了四五天——這幾天裏可以說無時不想着她，只不住的打主意和她相會面——又爲的那詩稿我又去找毛玉鐸。這一次却也是我弄鬼！毛玉鐸分明明在報館裏，我便正好乘了這個機會到他家裏去找他的太太。』

『她到底叫什麼名呢？』末濟插口道。

『叫寒秋，姓時，是一個女學生出身，也就爲的喜歡毛玉鐸的詩才和他戀愛的。……好，我走到他家裏。正碰着寒秋打扮得嬌模嬌樣的預備出去，一看見我來，就親熱的喚了一聲，叫丫環招呼我在客廳裏坐了。她自己便到樓上去了一趟，又換了一身裝束出來陪我談話。她那裏沒有住別的

親眷，客室裏面很冷靜，所以我和她談話時就只有兩個人。起先，我們對坐着，她只是做深情的模樣低着頭，開口談話時便先抬頭注視我一下。這種情形不分明明是引誘我嗎？……我們就這樣沈默的坐了一會，她忽然將一杯已經被我喝了一半的茶斟滿了，送到我的面前來。于是我乘機緊緊捏了她的手，她便對我微微的一笑。……』

『接吻了麼？』適厂呆着那死魚一樣的近視眼發顫音道。

『自然哪，』當我們一笑時，劍痕也帶笑說。『有這樣一個好機會我們還不定情？我們兩人的嘴恐怕貼合了半個鐘頭！直到那丫環快走進來的時候。到我告辭走時，她送到門外，彷彿要哭了出來的樣子。我也難過極了，但告辭總是要告的，難道今晚可以躲在她的牀底下嗎？我還沒有 Romeo 那種跳牆的本領，不然怕什麼哩？……我一出來，在路上只是昏昏沈沈的』

走，不幾步，便當面看見毛玉鐸坐了一輛極講究的黃包車回來了，大概剛從報社了完了事情。他看見我便問我從那裏來。我說剛到他家裏找他，找不着便出來了。他說：你爲什麼不到報裏館找我呢？我說：門房說你不在。這樣一說，才把騙信了。他將那門房罵了一聲，叫車夫拉走了，又回頭來說我的那部詩稿已看過了，交放在收發處，要我親自到報館裏去領。大概他決定不將它發表了。我只得無聊的走到報館裏，領了那包稿，打開一看，……唉！真把我氣死了！他不登也罷，却還要將它改文卷一樣的上面塗得一塌糊塗。而且改的也不通！分明一首好的詩他反而改成一首濫調了。我記得其中有一首名「已往」的詩，原意是：

春天，你已過去了，

徒然給我以繾綣的輕夢。

夢啊，你是一片煙霧，

在這濛濛裏，我看見——

人間的幸福，愉快，戀愛，

我的靈魂在其中浸潤著，

好似一隻孤舟在汪洋中游浪，搖擺。

『這首詩雖不見得好，但也不見得沒意思。經他一改，却變成一首

吳濫的東西了。他是這樣改的：

春天，春天，過去了，

是幻夢？是烟靄？

這就是人生的意義？

幸福的象徵？

啊，人生，幸福！

如在波濤裏的一葉的流浪，唉！

「唉！這種詩人……這一回真叫我認識個清楚了。當時我看了，真氣得要跑回去唾他兩口沫。但是這種心理也許爲的戀愛被他占有了的一點緣故罷。但我起心恨毛玉鐸就從此起了。真的，他這簡直侮辱我的人格，不把我做人看待！

「好，我的詩賣不到錢，生活可真有些喫緊了，但還可以支持得一晌。這一晌，我便祕密的和他的太太通了幾封信。起先，她覆的信很莊嚴冷淡，後來漸漸的傷感起來，滿紙是我愛我愛了。有一天下午，我約她到永安公司的屋頂花園去等我。到時候，我跑到那裏，恰恰她也來了。我便和她存最高一層的亭子上說了可有兩三個鐘頭的情話，替她擦了好幾回的

眼淚。她的意思大概是和毛玉鐸結婚是不合意的，又因為他對她有些虛偽，又不了解她的性情。於是她決定將那顆赤心贈把我了。於是，我和她在馬路上走了一走，照了兩張像，在咖啡店裏喫了幾杯冰淇淋。她很憂愁的離我走了。以後我便時時和她通信，但在這時，我恨毛玉鐸占了！還叫人怨恨嗎？

「就在那一晌，我搬到馬賽路來住了。我的窮日子也開始了，幾乎連穿在身上那一套漂亮的西服也要將近當舖了。然而，這時又來一個第三者了！這就是我現在的這個戀人。當我搬到那裏時，那衙堂名叫安慶里，她便是這一所房子的二房東……她就很驚異我似的，立刻獻起殷勤來。她是一個寡婦，娘家住在杭州，很有一點積蓄。爲什麼她不再嫁呢，我想大概也是找不到戀愛的對手罷。真的，一個有錢的寡婦找第二個丈夫時是抱有

遠大的眼光的，所以——」

『所以一碰見你就愛上了。』末濟笑着插口。

『大概也不差罷……』劍痕的臉紅了一紅，繼續道；『她一見我就獻殷勤，自然是有原因的啊。但她無論如何怎樣殷勤我總還是客客氣氣的，因為我這時正在熱情戀愛着寒秋吓。可是爲着她的殷勤，我却也在那裏安住了幾天沒有出去找寒秋，雖然還是通信。漸漸的，她——這位宋太太，——和我愈加親熱了，時常到我房裏來談話。我給她的房租她不受，還說可以在她那裏一同喫飯，原因大家都是中國人，毋須分彼此。這個我何樂而不爲呢，又正常這一晌沒有錢用，就承認她的這一點美意好了。于是我對她也假親熱，可是當她的眼一瞟來時，我的視線却無意的低下了。這樣的她向我調了好幾回情，我總表示一點冷淡的模樣，因而，她給我的愛情

便也愈貞堅。自然，她這種心理是從反面發覺的；她以為我不向她調情，必定不是一個輕率于愛情的人，是一個誠實可靠的人了。

但我還沒有絲毫的戀愛她。我以為將她來比寒秋，好像一個爛熟的桃子來比一顆初鮮的蘋果一般。自然，寒秋比她美麗得活潑得多了。但她也有許多可愛的地方——這是無可諱言的，你們幾位在這一次總也覺得一點點的。那時我為着時常戀着寒秋，便在有一天寫信給她要她明天在法國公園相晤面。到明天，我預備動身去赴約，可是發現自己一個銅子也沒有；怎麼呢？就向宋太太借錢未免太厚臉了。遲疑了許久，我只好鼓起勇氣來跑路——打算不坐電車，一直徒步到法國公園去。從我那裏到法國公園差不多有五六里路遠，走的這一條路我又不大熟悉，好，當我流了一身汗走到那裏時，已經過約會時兩點鐘了。在園去將寒秋一找，半隻影子也

沒有！這一來，我真氣悶極了，只好又流了一身汗的跑回來，已經是晚上。回到房裏，在桌旁坐了，又正當門外一個賣橄欖的小販將那喇叭吹得一片空氣都是淒淒哀哀的，我的心一酸，便倒在被窩裏暗泣了一番。到深夜時，我寫了一封信給寒秋，責備她爲什麼爽約——其實我知道是自己誤了時，但也不得不如此將一股的怨恨心情向她發洩了。過了一天，宋太太正和我談着，我接了她的回信，說是在公園裏直等候。兩點鐘，見我還不來，以爲我故意爽約了，便回去氣忿的在牀上哀痛了一番——這情形正和我一樣的。她在信上還要求我將我的的確住址告知她，好在某天來找我。——因爲我現在和她通信的住址，我對她諱言是一個朋友的家，她的信都是由朋友轉交給我的，我左想右想，只得明言我住在這地方。但囑她千萬不要來找我。」

『奇怪！』適厂忽問道；『爲什麼你不要她來找呢？』

『這自然也是一種心理作用吓。你聽我說罷。信去過三天後的一個下午，我正在苦悶的躺在牀上看小說，樓下面忽有一個女子的聲音，——那就是她，寒秋！她居然來找我了。當我忙驚訝的坐起來時，她已跑上樓來走到我的房門口了。我看見她——打扮得和一位闊家小姐模樣的，——便只得將她迎進房來，唉，事就糟在這一回了。她走進我的房，臉子就忽然變成極冰霜了。……好像看出我的祕密來了似的。她在房裏站了一會，冷眼看了看四旁什物陳設，便說：「你爲什麼住在這地方？……這太不像樣了。」

登時我說不出半個字來。實在，她這種口氣完全使我慚愧了——慚愧到無容身之地。我知道她發現了我完全是一個窮漢，一個光棍，一個過下

等生活的人；我的房裏除開一張桌子一張牀和兩把粗木橙以及一堆破書，舊衣服外，什麼也沒有！唉，這時我真……我真……這情形不用說罷。好，她站了一會，在桌旁略略坐了一會，說了兩句帶教訓式的極冷酷的話，便起身告辭走了。我無言的送她出來，心裏只一陣陣的難過，看了看她臨行那忽忽的毫不留情的模樣，幾手使我怒也不是，哭也不是，走回房，一種惡劣的空氣便完全包圍我了。這時我心裏只是憤怒的罵著：勢利的女人，無廉恥的女人，資本社會的寄生蟲！你配看輕我麼！呸呸，該死的畜牲！我恨不得一刀結果了你！你這下劣的東西！怎麼這樣的侮辱我呢？……可是漸漸的我鑽在被裏面便哭了。不一會兒，那宋太太冷清清的走進我的房來了，問那位女人是誰。我信口回覆她說是我的堂姐姐。她又問：你爲什麼這樣傷心呢？我說：她特地來報信說是我的母親已經病故

了，快快叫我回家去。宋太太聽了就嘆了口氣，還問我怎樣辦。我說：算了，死了也沒法，回去也見她的面不到了。」

『你說謊的本領真大！』我插口道；『如其他知道了這位女士是你的情人，事情早就糟了。』

『自然，』劍痕笑了一笑說。『但這謊話也是隨口說的；那時候決不會留心自己後來會和她戀愛的。……這樣一來，我沒法，只想和寒秋把關係脫離算了。但這種心情也是偶然起的，因為我對寒秋的爱情可以說是早已根深蒂固了。所以，就在那一晚，我寫了一封極長的信給她，只求她了解我，央她不要以目前的現象目前的生活來窺測我。我還說我是一個有錢的人，家裏管有七八百肥田的花花公子，只因和父親有一點意見不合，故賭氣出來過窮日子。如果我只是要向父親道道歉，盡盡兒子的孝道，他便立刻

可以給我一大筆資產，那時，我們的戀愛結合就可成功了。唉，這一堆謊話！……那時我真不知爲這什麼要這樣！這不但是騙她，連我自己也騙過去了。那有這麼一回事呢！一個美麗堂皇的戀愛，一個人便這樣的完全把自己腦子和人格丟開了。這種幼稚麻木的心理，說來也真可笑極了。

『又過了四天！她的信來了。她所說的還是冷清清的，好像完全變了一個人似的；最可笑的，她還責備我不要徒以金錢來買愛情！因爲愛情是無上的寶物，如若以金錢來賣，戀愛反而完全失去了。唉，女子的心理！我那時完全把袖看透了。她看不起我的窮就罷了，却反而以假道學的面孔來責備我，說我不要以金錢來買她！……好在我本來是說謊，不然就有金錢魔力，這一回戀愛的紙老虎也是不容易糊成啊。我看了她這封信，知道完全絕望了。——一個戀愛就這麼隨隨便便滑過去了，還有什麼辦法

呢？……這兩天裏，我的腦裏千變萬幻的不知想些什麼，左打主意右打主意，到結果，都完全成了一個泡影。凡人失望到這步田地，惡毒的心思接着起了。那時我知道寒秋對我的戀愛已無可挽回，就只想報復她一下。那時我如果有把手鎗，早就一槍洞穿她的胸口了。但是，又過了一天，我的這種恨她的心思却又完全移在毛玉鐸身上去了。我想毛玉鐸不但強佔了我的戀愛，還那樣的侮辱我，輕視我——將我的詩改成那模樣，我如其要爭人格，必得先報復他一下才可。這樣一想，不由的越想越恨了。因而，我的犯罪的心理也起了，只是想方法。想的什麼方法？沒有別的，打算找個機會把他殺了。於是，我便捏造了一個某名人請宴的請帖，寄把毛玉鐸，請他在某一天在白松花園的酒館裏赴宴。真的，那時我決定下毒手把他殺了，所以才想出這樣一個陰險的方法來。好，到了那天約會的時期，

我暗地在懷裏藏了一把利刀——這刀是我用當了一身冬西服的錢祕密從一個鐵店裏買來的——連忙跑到白松花園去。在那裏的噴水池旁邊等了一會，毛玉鐸果然匆匆的來了，看見我，有意無意的點了點頭，便朝那酒席館裏走了進去。這時我的心裏只不住的冷笑着，看他怎樣辦。不久，他忿忿的就從酒席館裏出來，口裏只是說：「豈有此理！怪透了！難道寫錯日子麼？」接着又問了那裏的堂倌，搖了搖頭，便忽忽的轉身走。這時他看見我在噴水池旁邊散步，忽朝我站了，帶笑道：「……你看見莊一鳴麼？他也到這來了。」我道：「他是名人，我怎麼會認識他。」毛玉鐸晦氣道：「不是，名人不名人沒有關係。不過他約我到這裏來，爲什麼又不看見呢？」說時，預備轉身出園走。我的心裏真充滿了惡意，又不住的冷笑，便對他說：「……或許他已經來了罷。」「就一個人麼？」「我只看見一

個。」毛玉鐸聽了，呆了一會，又道：「奇怪透怪了！……你到這來玩玩麼？我們一同去走走，一面去找找他也好。」我答應了，便和他一同朝那清涼的樹林裏走。這時，我的右手已伸在懷裏，將那柄刀緊緊的握住了。但這時我却又起了一點懦怯的心思了；想動手殺他又覺得似乎失當了一點。可是我殺他的意志還是堅定的，只要有一個機會，——如其他又拿那種輕視我的話對我說時，我便可以立刻暴怒起來，把刀抽出來。他這樣一死，或許還會一聲不做，覺得莫名其妙的。這時他一面走一面和我攀談着。可是他談的却是說我的極具有詩人的天才，但還應當修養一下，發表作品的遲早是不成問題的。接着他又說起他近來心情的痛苦來，或許會要弄到悲觀自殺。我聽了，心情却有些轉變了，便問他爲什麼要這樣。他說就是爲的他那個夫人。她不但對他不真實，竟還有些侮辱他。她花了他不

知多少的錢，還抱怨他用經濟嚴格主義來壓迫她，甚至有時開口便說要和他離婚。她又喜歡濫交朋友，喜歡到外面去遊浪，當時到半晚還不回來。這樣的，他感到痛苦極了。……我聽了他這些真誠的話，看了看那溫和得像一隻兔子的臉，不禁露出一點同情來；我想殺他的意思漸漸冰消瓦解了。殺了他有什麼用處呢？——像這樣一個同我一樣被女人陷害了的可憐的動物。這種心理真太不近人道了，於是，當我們在園中兜了一個圈回來時，我便暗將那把刀抽出投在噴水池裏面了。因而這場將成的事實又變成空想了。

『當我別了他回來時，坐在桌邊，腦裏，萬念都空了。我打算現在應當去求一點生活了……但怎樣求法呢？——這些問題便搬進我的腦裏來了。我着實的苦悶了幾天——雖然不時還想念着寒秋——但歸結是毫沒有

方法。而我又秉性踞傲，向親戚朋友去求幫助于我認爲一種極其可恥的事。在這種心情中，我自殺的心情不由的油然而生了，雖有一點向那宋太太討好和依就她的愛情的心思，但我總覺得有些無聊賴，而且，我失去了西施一般的寒秋的爱情轉而來愛一個平庸的婦人，似乎有些格格不能入的模樣。于是，在有一天半夜，我苦悶到了極點，決定自殺了。我寫三封信，第一封是給末濟的，——自然你已接到了；一封給毛玉鐸的，一封給寒秋。那時我僅僅只有一分郵票，便將給寒秋的信投了郵，餘兩封沒有辦法。第二天大清早我心裏充滿了死氣的將這兩封信叫房東的娘姨趕快去送到末濟家裏，說是有緊要的事，自己便昏昏沉沉的出了街，朝黃浦江邊走……」

『你給寒秋的信怎麼說的呢？』適厂插口問。

『還不是把她臭罵了一頓完事。』

『可是你怎麼又罵起毛玉鐸來了呢？——你在公園裏不是同情了他嗎？』末濟接着道。

『人要死的時候還有什麼同情呢？——總之他是我的敵人，給他罵一頓也痛快吓。——』

『好，繼續說罷，』我急忙道，『你自殺的經過情形怎樣？』

『……于是，我走楊樹浦雇了一個小划子叫船夫划到浦東去。自然，我這回自殺完全是出自真心，所以行事也謹慎得很。我打算走到浦東那裏一個無人的地方投下水去，人不知鬼不覺，這個冤債不就乾乾脆脆了結了麼？好——走到那裏——』

『你那裏來的錢開消船費呢？』我問道。

『這一點錢是有的。我當了一身漂亮的西裝，總還剩有幾個吓。』

『那麼你爲什麼寄信給末濟時連郵費也沒有呢？』

『怎麼沒有？不過大清早你到那裏去買郵票？——郵局不還沒有開門嗎？』

『算了，講罷。』適厂叫着。

『……我一走到浦東，說也奇怪，自己倒有些不自在起來了。我望了望江水，想了想自己的身世和前程，又加以微微感着一點死的恐怖，站在江邊，我完全癡呆了。那時太陽初昇，曉氣還不曾消退，沙灘上便有一羣窮孩子在那裏用小網撈魚，一陣陣歡樂嘻笑的聲音打動了我的心情，彷彿在嘲笑我似的我漸漸的感着羞慚起來。我太懦怯了！我想自殺究竟是爲着什麼呢？爲着對寒秋的失戀而自殺？那似乎完全是無廉恥！她那裏是不愛

我了呢，不過爲的看不起我的窮，爲的我不像一個上流社會的人罷了；那麼是爲自己的生活而自殺麼？唉，這更令人感到恥辱了。我既不能得到裕如的生活。爲什麼不當兵呢？去革命呢？像這一羣窮孩子也生活了，——在這慘淡的生活裏還是快快活活的——我却以一個受了高等教育的堂堂男子漢，竟爲着這一點不介意的小事物如生活也者而自殺，豈不是當着這一羣孩子出醜麼？唉，唉，我那時想來想去，不禁滿臉發起燒來，於是拔起步來便回身跑到浦東市集的一個碼頭邊，原復跳上船了。

『跳上船，一打算回去，但我怎樣了結這事呢？我給朋友的遺書不是已經發去了嗎？我憑空弄出這樣一個滑稽的把戲來，人家不會嘲笑我鄙薄我的懦怯或虛偽嗎？……當時船開了，我坐在上面，聽着嗡嗡的水聲，又覺得另外一種恥辱的情緒擁上心來。唉，那時我真不知把自己怎

樣處置才好。而且我生來就帶有一點貴族遺傳下來的習性，如其這一番我一定爲着生活去作工，去當兵，也一定會弄得沒有一點好結果。我從前受的是一種貴族式的教育，書鼓子或文人墨客式的教育，我對於社會的情形完全是隔膜的，完全不瞭解的，如果要我向社會裏去鑽跑，說不定會完全墮落了。自然，我覺得有許多社會上的敗類和盜賊多半由過我這種生活的人變成的。他們不肯克苦努力，爲社會求光明，反而爲着自己享樂的奢望去幹無廉恥的陰險的勾當，所以才弄得今日的社會如此之黑暗昏亂。我自己雖不一定就變成這種人——因爲我還有一點血性——但將來也許無意造成許多罪惡來。……想到這裏，第三個苦惱時期便臨到我的面前了。當踏上楊樹浦的碼頭時，我在江邊只是彷徨着，覺得兩旁來往的行人像一陣陣毫無靈性的變態的野獸似的自相摧殘着，踐踏着。我的腦裏真紛亂到了

極點，脚步隨着下意識走，在街上不知不覺的走了一天，直到肚裏創創得轆轆發响時，只得回到自己的寓居裏來。走到我寓居的附近，我又只是躊躇著，閃躲着，恐怕和認識的人相碰。如其那宋太太不知道我這勾當——但我以為你們也許告知她了——我安然回來自然沒有什麼大妨礙的。好，我大膽的走進門，宋太太剛巧坐在大門口和一個鄰居的婦人閒談，看見我還是照例的微笑着招呼一聲，這時，我才覺得坦然無事了。走進房裏，把電燈捻亮了，我躺在牀上又發起愁來。不久，宋太太果然進來問我用了晚餐沒有，我說沒有，她便立即叫娘姨辦了一頓飯菜送上來，還坐在我旁邊看着我喫，一面輕聲的和我攀談。

『這時，說來也可笑罷，我不覺的使出那求愛于寒秋時的情形對着她了。那時我這顆破碎的心原復燃燒起來，覺得面前的這女人像似我的一個

真實的保護者了。她看我的態度完全變了，使更加溫存熱誠起來，在低聲的款語中，問我到過西湖沒有。我說沒有，她便對我微微一笑，說她過幾天就要到那裏去，因為她的娘家在那裏，我如其要去時，不妨和她同行。我連忙答應了，正好趁這機會去躲一躲已經知道我自殺的人的耳目。她出去時還深沉的看了我一眼，又微微一笑了一笑。就在這一晚夜深時，我的心情完全融化在她身上了，常人靜時，我便跑到她的房裏，和一個孩子倒在母親的懷裏似的和她緊緊的擁抱着，一股熱情的淚簌簌的灑在她的襟上了。我和她款語了一個通宵，決定就在明天大清早一同到西湖去。她便也把她的心襟袒白的吐了出來，說我一定要對她發誓，終身伴着她，其餘的問題都不要管了。我完全答應了。于是她在天還未明時就把行裝檢好，囑嬢姨和丫環好好的守着房屋——」

『原來如此啊！』末濟插口叫了一聲。

『好，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我和她到車站上了火車，沒有傍晚到西湖來了，便一同在大新旅館安居了下來。在這三天裏說不出的一種柔情繾綣中間，我享到一個真純厚的女性給我的安慰和愉快來，把自己和一個女子把心身完全委給她的可靠的丈夫似的歸附她了。又過了一天，她說要作終身之計，必當彼此正式成婚——因此她叫我在旅館裏留着，自己回到城裏的娘家去了，當晚，一個媒婆和她的幾個親人來找我了；當面和我把媒說妥了，又過了幾天，我和她就在這旅館裏行結婚禮了。那大羣賀客和她的親人——說來也好笑——沒有一個知道我們的祕密情形的，只是叫做如意郎君——如意郎君！珠聯璧合！珠聯璧合！——』

我和末濟適厂齊聲笑了起來。劍痕繼續道：『這種情形真使我慚愧也

不是快活也不是，好在賀只有一天，一過去我們就可以過安穩生活了。那時不知道爲什麼這樣的富足，她的娘家也許是由土豪劣紳出身的罷，但我也不能管這些了，而且我又生成是一個只知道思念享樂的人。這樣的我做她身旁的一個寄生虫，一同就在這裏佃了這間房子住了大半年。但是我也還不完全是糞蛆那一樣的東西，在這樣的寄生生活裏，我開始自勵起來，一方面寫信到日本的書店裏買了許多西洋的著作來攻讀，一方面開始創造生活，無事便陪着她遊湖。她倒也很能勉勵我，了解我，雖然完全不懂我研究的是些什麼。但她覺得讀書總不外是正當高貴的事情。于是，我把這一部創作寫成了，君亮，你看了如其覺得滿足時，千萬請你找個地方發表一下罷。我昨天和你們幾位在這裏碰見了，實在也是不幸中之幸啊。」

我們三人聽完了這故事，都輕輕抽了一口氣，微微的發了一會的呆。

湖濱的屋影漸漸和我們這擴大了的靈影貼合起來，船將近要靠岸了。

『嘿，人生就是這麼一個東西！』適厂搓了搓掌，嘆着說。

『……不過社會的產物罷了，』我應聲說。『世界上許多可憐的詩人只知道爲人生而歌頌而悲歎而嗟怨，都不過一些淺薄的吟呻而已。然而

「人生」這兩字却成爲一班文人的口頭禪了，其實他們多半就沒有看得清它，懂得它。譬如就劍痕自己，先前不也是以詩人自命嗎？你還記得麼？

我那天晚上找你，你就把自殺自殺這字眼挂在口邊了，還說生活不過一種廢物，我提出這兩字來你還嘲我風俗！這回你可也懂得它了罷。』

『不要談經講道了罷。』適厂伸了一個懶腰叫道，『以後，胡先生！你怎樣辦呢？』

『就這樣過一世好了。』劍痕噙了一口氣說。

說着，船忽的奔的一聲震了一震，已靠岸了。我們一齊站起來，劍痕說就此告辭趁船回去，於是我們和他拉了拉手，跳上岸來。

『珍重珍重！』我搖着帽對船上的劍痕說，『你已成了天之驕子，象牙塔裏的主人，努力些罷，這個幸運真不是偶然給你的啊！……好，再會再會！』

十二

第二天晚上我們回到了上海，適厂便立即趁車返南京的家去了，我就決定暫時在末濟的寓裏安歇了下來。到他的寓裏時，他的姪女正對着她初戀的一個美少年坐着，沉默的聽着他奏著那使全室都裝滿了幽雅的空氣的曼多鈴，她的心情似乎完全浸潤在裏面了。然而一個消息却使我們有些不

安起來，據宜媛說，在醫院裏一年的婉濟的病更重了，她的母親已從鄉下來省視她了，於是，末濟剛坐下又起來趕到醫院去了。

當夜，我把劍痕的稿本看了一遍，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他說：『……你的著作我仔細看過了，如其我有能力，定當盡力替你去地方發表。但是，我以爲你現在的生活既不成問題，發表似乎可以鄭重一下罷。你所寫的還不過一些過去生活經歷的回憶，尙沒有達到真正的創作點。如其要真創作，我覺得你這篇著作決不應當這樣寫。在描寫上我覺得你是有天才的，但你把一篇故事僅僅這樣平平穩穩鋪下來，似乎於你的天才放棄了。你如覺得這一點意思還對時，我便希望你改一下。但改作決不是修改。只要將你的書櫥裏那許多西歐的傑作拿出一本來仔細的讀一遍或許這改作於你有重大的意思了。』

「如能這樣，我也希望你的愛人能幫你一些忙。若你在這含有重大意義的創作時期中感到一種苦悶時，她給你一個溫柔的接吻，這苦悶不就可
以免除了麼？」

「你不妨把過去的生活想透些，若此，便可以不至在一篇著作裏暴怒罵盡世人了。——這因為你的罵似乎過於看重自己，過於看輕別人了。緣故。祝福你在安樂中忍耐着！」

